

国际人权日 台湾各界反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国际人权日前夕, “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将全球接近一百五十万人有效联署, 递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女士办公室, 吁请“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之际,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与立委于人权日当天, 在台湾立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多位政要及医界名士出席支持, 并发言呼吁立即制止中共恶行。

本事件缘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牟利的邪恶罪行猖獗不断, 欧、美、亚专业医师成立“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 并于二零一三年六月发起全球联署。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表示, 截至十一月底止, 全球共有欧、美、澳、亚四大洲, 五十三个国家及地区热烈响应, 总计获一百四十八万七千八百多位有效联署, 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采取行动的主要诉求有三: (一)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



图：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于国际人权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二) 展开进一步对活摘器官恶行的调查, 用以起诉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触犯反人类罪的元凶; (三)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因为迫害是活摘器官的根本原因。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董事长吴树民表示, 台湾医界联盟多年来关心中国器官移植问题, 因为这涉及人权而且影响广泛, 他希望在国际人权日关心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侵害人权之际, 台湾人民能有个觉醒。◇

“房跃春，马上放人！房跃春，你在犯罪！”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中国四位维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家属在黑龙江建三江管局青龙山洗脑班门前, 喊出这样的话: “房跃春, 马上放人! 房跃春, 你在犯罪!” 洗脑班大门紧闭, 恶人不敢应对。

此前, 十一月十四日, 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孟昌、韩淑娟夫妇的家属和四位律师到青龙山洗脑班, 要求立即释放石孟昌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律师和家属向洗脑班黑窝不停喊话, 直至傍晚。洗脑班人员紧锁大门, 缩在里面不敢开灯。律师们在外面大声冲里面喊话: 房跃春、陶华、房秀梅、金言鹏、周景峰你们犯罪了。房跃春, 你今天未经法律程序非法拘禁他人, 明天

等着被双规吧。不要以为你有今天这个身份就可以高枕无忧, 不要以为你现在的行为没人知道, 我们今天来就是希望你立即赶紧放人, 我们要控告你非法拘禁公民。

房跃春是何许人也? 房跃春现年五十八岁, 青龙山农场公安局副局长、“610”头目, 也是青龙山洗脑班主任。他吃喝嫖赌, 无恶不作, 像魔鬼一样疯狂迫害着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 如长时间不让睡觉、长时间捆铐、火烧下巴、铁棍打肋骨、拳打脚踢、罚站、扇耳光等手段, 甚至有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迫害致死。

所谓的“610 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 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各地 610 恶人打着

“法制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 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 企图强迫他们违心表态放弃信仰。

法轮功学员都在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610”洗脑班却将他们劫持进行洗脑迫害, 强迫他们“转化”, 可见中共才是一个真正的邪教。

前进农场的法轮功学员于松江就曾被房跃春、盛树森等人迫害致精神失常。于松江恢复正常后, 聘请律师控告青龙山洗脑班对他的迫害。于是青龙山洗脑班恶人勾结当地警察, 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再次将于松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这就是律师十二月五日到洗脑班喊话的原由。◇

霍金平遭青龙山洗脑班酷刑折磨经过

霍金平，男，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上，霍金平被秘密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迫害。洗脑班的人早已做好了准备，霍金平一到，马上来了俩男一女，直接就让霍金平写所谓的“三书”。看霍金平不写，他们按着霍金平的手写。青龙山洗脑班主任房跃春，看霍金平闭眼睛，就用手猛劲抠霍金平的眼睛。他们强迫霍金平蹲着，直到半夜十一、二点钟。中午不让霍金平睡觉，晚上也不让睡觉。有一次晚上停电了，吊瓶打空了也不知道，都打滚针了。霍金平的胳膊肿得有腿那么粗。这时青龙山洗脑班做饭的看停电了，假装来关心他，以唠嗑的方式纠缠霍金平，不让他睡觉。随后又拿蜡烛的火苗烤霍金平的下巴颏。霍金平的下巴颏被烤焦，皮肤灼伤后落下了疤痕。

强制洗脑三十五天后，洗脑班恶人看霍金平不“转化”，对霍金平的迫害开始升级。五月一日中午，青龙山洗脑班恶警金言鹏找碴打了霍金平几拳，当时就把霍金平打吐了。因为霍金平已绝食近两个月，身体非常虚弱。五月三日从中午到晚上，金言鹏又象疯了一样往死里打霍金平，不分部位，一个猛拳把霍金平打到床底下，又拽出来用脚踹，连续打了一个多小时。

霍金平的脑袋被打肿了，头皮一按一个坑，耳朵也肿的老大，整个脸及浑身青紫，肋骨处被踹的不能喘气。当时霍金平只穿一条单裤，在阴冷的黑窝内，他冻的直哆嗦，整个人象个冰块似的。房跃春假装不知道，又唆使邪悟者和洗脑班做“转化”的人不让霍金平睡觉。霍金平白天被逼着灌输洗脑，晚上也不能睡觉。第一次恶警周景峰陪着，金言鹏在监控室里监视，连续三天二宿没让霍金平睡觉。

五月十九日，金言鹏又疯狂暴打霍金平，周景峰也上来帮着打。霍金平的尾椎骨被踢坏了，浑身被

打的一点都动不了。青龙山洗脑班对霍金平的一系列暴力“转化”手段，都是在洗脑班主任房跃春指使下干的。

五月二十三日，金言鹏和周景峰事先预谋好，同时对霍金平行恶。二人同时出手，前后夹击，同时踹霍金平身体的同一部位。他们同时后退几十步，又同时起脚向前跑，猛踹霍金平的身体。当时霍金平的五脏六腑被震的撕心裂肺般痛苦。第二天霍金平翻身也翻不了，裤子也穿不上了，腿肿的老粗。

霍金平从被绑架后，一直绝食抗议非法绑架，青龙山洗脑班就强制给霍金平插管。一根管子插两个月，从不往外拔，两个月更换一次管，六个月换了三根管，每天灌五遍食。霍金平当时只穿一条单裤，浑身从里到外凉透了，人象在冰窖里一样，肿胀很

粗的腿如同两根冰柱子，而且每隔十天打一组吊瓶。后来霍金平瘦成皮包骨，体重仅有七、八十斤，已没人样了。他的口腔全部溃烂，特别是第三次换完管后，霍金平憋的不行了，上不来气，就象一口痰在嗓子眼里出不来，只有头发丝那样微弱的气息。霍金平把衣服穿好，做好了死的准备。靠到第二天，他们把霍金平弄到医院打点滴。先打了七天，后又打了四天，熬到九月份，霍金平又不行了，咳嗽的厉害，舌头都烂了，到医院做了透视，医生说是肺部感染。此时的霍金平生命垂危，只剩一口气。

九月二十一日，霍金平在青龙山绝食已六个月，胃都插坏了，每时每刻疼痛难忍，弯腰近九十度，行走非常艰难，扶着东西才能勉强挪步。霍金平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直到十月二日，霍金平才被放回家。◇

青龙山洗脑班勾结农场恶警暗中抓人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四位维权律师和数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于十二月五日，到农垦黑龙江建三江管局青龙山洗脑班公开喊话，要求立即释放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洗脑班的恶徒不敢面对正义律师，却暗地勾结青龙山农场的恶警，伺机抓人。十二月七日，四位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在青龙山客运站准备买票回家时，遭到绑架。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四位维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趟着深及膝盖的积雪，到达青龙山农场的所谓“法制教育基地”（实质是绑架、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在门前一遍又一遍的对洗脑班恶徒房跃春等喊话。而洗脑班的大门紧闭，连灯都不敢开。

青龙山洗脑班的恶徒不敢面对正义律师，却暗地勾结青龙山农场的恶警干坏事。据知情人透露，青龙山洗脑班里面暗藏了“防暴警察”，埋伏着伺机抓人。恶警们觉得当天去洗脑班的人太多不好下手，打算在剩下六、七个人的时候

再动手抓人，没想到“呼啦”一下人全都走了。

在律师和法轮功学员家属离开时，青龙山的主要路灯突然全部熄灭，很可能是为恶警绑架做准备。返程途中，都有警察盘查过往车辆，不断询问乘车人的情况。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七日早六点多钟，王平中、王立清、胡玉中、王小云等四位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在青龙山客运站准备买票回家时，被青龙山恶警绑架。目前这四位法轮功学员的下落仍待查。◇



图：律师们在洗脑班门前喊话